

上海人把春笋叫“竹笋”。笋一年多季上市,以春笋最佳,有道是“尝鲜无道春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人没口福吃春笋。吃的是毛笋,粗壮如炮弹,多烧雪里蕻咸菜;有的还到小菜场讨咸菜卤烧。只有清秀的竹笋,才是烧油焖笋、腌笃鲜的料。

吃春笋要去外省,父亲所在部队驻杭州留下,我们探亲除了大饱口福,还制作笋干带回上海。把一棵棵剥壳穿串晾挂。一排排竹笋头脚颠倒,乍一看像颗颗獠牙。回沪前,再带些鲜笋回去。亲戚朋友邻居,每家三四根,大家尝鲜。在返沪火车上,上海人几乎没有不带笋的。

中国人在西周就吃笋了,《诗经》曰:“其蔌维何,伊莫比。”竹刀烧竹笋,如北方吃饺子原汤化原食。苏轼说“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有人续“不俗又不瘦,竹笋烧猪肉”,没把竹肉对立,而道出两者是黄金搭档出佳肴。腌笃鲜是

笋的好吃可谓三个字:鲜、嫩、脆。家里烧笋,多是油焖笋和腌笃鲜。外公烧油焖笋,笋不切用刀

上海人的笋

袁念琪

拍,只有鲜嫩的笋才一拍即开。我到店里吃油焖笋,就看它是切还是拍,一般都是切的多,只在单位隔壁杭州开过来的饭店里,吃到过拍出来的。

笋最初的做法是清煮。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写道:“扫叶就竹边煨熟,其味甚鲜,名傍林鲜。”明人高濂《四时幽赏录》记得更细:“每于春中,笋抽正肥,就彼竹下,扫叶煨笋,至熟,刀截剥食,竹林清味,鲜美莫比。”竹刀烧竹笋,如北方吃饺子原汤化原食。

苏轼说“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有人续“不俗又不瘦,竹笋烧猪肉”,没把竹肉对立,而道出两者是黄金搭档出佳肴。腌笃鲜是

笋与猪肉搭,最好加点火腿,多用五花肉,也可用小排和蹄髈。扬州个园主人黄应泰最喜春笋小蹄髈,小蹄髈是一斤内前蹄,笋是黄山第一拔春笋。清晨上山挖笋,当场下罐开煮,由挑夫从黄山挑到扬州。一路煮笋不止,直到上席,可与千里送鲜荔媲美。再升级是笋与鸡牵手,“燕笋新生燕子归,哺鸡笋刚哺鸡时”(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哺鸡”是上海人讲个“拉哺鸡”,即外省所说抱窝鸡;哺小鸡的“拉哺”母鸡肥壮,搭笋味鲜。

邻居浙江是产笋大户,其实上海也出笋,产笋日子也长。春有又名“早燕”的燕笋,因生于燕子飞来时得名。吃过燕笋后,便吃学名“护鹿笋”的哺鸡笋。俗称“哺鸡笋”因此时正是鸡雏破壳时,它春末夏初问世,嫩白甘香肥美。到了夏秋时,又有鞭笋可吃。笋中珍品是余山徽香如兰的兰笋,康熙庚子春赐额“兰笋”。“银榜高悬碧赤霞,兰香山笋贡天家”(陈金浩《松江衢歌》)说来,上海人吃笋是口福不浅。

深秋院南行的倒数第二站,来到了歙县与徽州古城。那天下午,看完了形制宏大奇特的八角牌坊——许国石坊,便向阳和门的方向走去,准备去参观徽州府衙。天高云淡,人头攒动,秋阳照在身上还是暖洋洋的。忽然听见前面有人用浑厚动听的男中音娓娓演唱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速度较慢,但唱得认真而动情,由于游人如织,遮住了视线,我无法看清歌者的模样。直到进入阳和门,才发现这是个戴眼镜的残疾青年,抱着吉他坐在轮椅上,靠着门楼内的墙壁,旁边有一个伴奏与扩声的音箱。这时,他正好唱到最后一句“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美妙的歌声余音袅袅。我情不自禁地翘起大拇指,他那圆圆的、胖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说了声“谢谢”。我又拿出手机,照着音箱上的二维码扫了一下,打了笔赏,他再次礼貌地回应:“谢谢这位好心的大叔。”

生活离不开音乐,我们欣赏和享受音乐有许多种方式,去音乐厅、大剧院、演唱会欣赏是一种,在家里听唱片是一种,时下流行的用电脑、手机听音乐也是一种,会乐器的人自弹自唱自娱或他娱是相对稀缺的一类,与生活的联系却似乎更紧密。离家不远的海粟绿地是我比较喜欢去的地方。面向延安西路高架路的入口处,两边茂密的树丛,朝北方向形成一个幽静多彩的纵深;逆光的南面,我喜欢看阳光射在树叶上闪烁的扑朔迷离、千变万化的光影,让人领悟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所说的“阴翳之美”。大树下的长凳旁,时有练习铜管乐的人在那里吹小号、长号、萨克斯风,吹得有好有差,但个个专心致志,自得其乐,马路中、高架上源源驶过的汽车发出的嗡嗡声响,

古城中的口哨声

刘蔚

丝毫影响不了他们,却让艺术与生活形成奇妙的反差与和谐。公共空间演奏音乐的人不单是自娱自乐,也可能是一种谋生手段,只要给人带来愉悦和美感,我都对他们充满敬意。有一年在欧洲,下午与妻子在维也纳的老城游览,看见街道上有一个胡子拉碴却目光炯炯的中年人正用手风琴拉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5号),悠扬明快的琴声引人入胜。我走上前去,朝他鼓了几下掌,然后问他能否演奏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1号)。“OK!”他爽快地回应,然后拉了起来。音乐展开,琴声变得深情而激越,吸引了周边的几个游客围拢上来,沉浸在那优美深沉的乐曲中。一曲終了,大家纷纷鼓掌。我掏出一欧元硬币,放进地上的圆筒礼帽中,他朝我微微一笑,点头致谢。

回到徽州古城。参观完徽州府衙和徽州历史博物馆,已是黄昏时分。坐在博物馆外面的长凳上稍事休息,博物馆的正面对着徽州古城的城门,城门牌匾上的“徽州府”三个字古雅沉雄,它代表的是古代一府领六县的徽州——这片象征着安徽发源地,也是徽商滥觞的土地所承载的古老辉煌。我低头在手机上补充着徽州与徽商的知识,这时由远而近传来了清亮悠扬的口哨声,吹的是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吹者的音准非常精确,音色清脆而嘹亮,好听极了,音乐的节奏正好对应了吹奏者行进的脚步,让我仿佛看见了乐声中潇洒前行的身影。等到口哨声渐渐消失,我才如梦方醒,抬起头,但吹者的身影早已悄然不见,只有夕阳的余晖中,瑟瑟的秋风吹拂而过,让人感到几丝凉意,心中却有些许感触,唐诗中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自然而然跃入脑海。



三柿堂 (中国画) 于学波

早高峰的地铁里,有人刷着短视频,外放着搞笑段子;有人戴着耳机听歌,脚跟着节奏轻点。偏偏有人旁若无人地跷着二郎腿,鞋尖蹭着旁人的裤子,占着半个人的位置。

两个女生挤了过来。大波浪女生刚过来,二郎腿的鞋尖就蹭到了她的浅色裤子,女生没有犹豫,语气不重却带着底气地说:“麻烦把二郎腿收一下。”也许是看到了女生的眼神,那人愣了一下,不太情愿地把二郎腿放了下来。

大波浪女生挤到短发女生身边,刚站稳,就看见同伴一脸快要爆炸的表情。短发女生压低声音,“我也想像你一样直白,我们办公室的‘香水姐’也这样不顾别人死活,再这样下去,我要么辞职,要么就得戴着防毒面具上班!”大波浪女生一脸八卦的表情,“又喷香水了?”短发女生的五官都皱到了一起:“越喷越浓、越喷越勤!别人上班是一日三省吾身,她倒好,一日三喷浓香!”

未说的对策

赵葳

话音刚落,我身边那个刚才还在外放视频的人,默默调低了音量;低头刷手机的,视线从屏幕上挪开,假装看站牌,耳朵却显得笔直。而我,原本在音乐里犯困,也瞬间清醒,眼神在两个女生之间来回飘。

大波浪女生听得眼睛都瞪圆了,“我的天!三喷?她是怕公司没人注意她吗?你们办公室是不是都快成香水窖了?”“何止是香水窖!”短发女生语气里满是崩溃,“我眼泪都快熏出来了,脑仁儿嗡嗡响!”我身边的男生皱着眉,一脸同情地看着短发女生。大波浪女生明显火气上来了:“她以为是谁啊?办公室是公共场合,这也太没道德了!你也别惯着她,买一瓶空气清新剂,她喷一次,你就喷两次!看谁先扛不住!”短发女生犹豫了一下,“这样显得我多低级?”

“实在不行,就干一架!”这话一出,周围人的眼神里满是惊讶。短发女生突然抬眼,语气平静却带着一股劲劲,音量不大,却清晰地传到周围每个人耳朵里:“反喷回去,是拉着自己掉价;干一架,是给她脸。但她也别想太舒服……”大波浪女生还想追问,地铁却刚好到站,车门缓缓打开,短发女生转身下了车。留下大波浪女生和我,在原地“抓心挠肝”。说实话,我很想知道她到底打算怎么治那位同事。

谁没在地铁里遇过自顾自跷腿的人,谁没在职场碰到过这种不分场合的冒犯。我们总在生活和职场里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槽心事,磨人又无解,但那些看似棘手的小麻烦,那些让人膈应的小瞬间,终会被我们自己的方式,不动声色地慢慢化解。

一声春雷自地平线滚来,拉开了季节的序幕。窗前的樟树被惊醒,那窝珍珠鸟从巢里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两只成鸟飞到鸟窝斜上方的横枝上,“咕咕一咕,咕咕一咕”地呼唤着,雏鸟听见了,便颤巍巍地站上窝沿,扑闪几下翅膀,勇敢地朝着父母飞去。一家子随后落在我家窗台的花钵上,你依我偎,喙摩厮磨,絮絮叨叨说着熬过冬天的快乐。不一会儿,它们又展开翅膀,一同飞向那片即将迎来春雨洗礼的天空。

我仁立窗前,静静地看着这幅舒展的、充满春天浪漫气息的画面。

二十年前,我们搬进这个小区。那时的院子还很新,楼下栽着一排从山里移来的樟树。为了便于移植,树干上部都被锯掉,只留下齐窗高的光秃秃的

树干,从三楼望下去,就像一排列队的木墩,沉默而荒凉。没有枝叶,没有绿意,自然也留不住飞鸟。

第二年开春,锯口处憋出了一圈嫩芽,渐渐地抽出枝条,绽放绿叶。物业的师傅搭梯修剪,每棵树只留下最粗壮的两三根树枝。就这么着,绿意一点一点在院子里漫开。周末得闲时,我喜欢坐在窗前,任春光洒落书页。倦了,便抬眼看看窗外——那些新生的枝叶,仿佛能拂去我的疲惫。

樟树的生命力惊人。底肥足,阳光好,我家窗前樟树留下的三根树枝便疯长起来。原先的锯口很快被新生的枝干包裹、吞没。不过几年,树干已有碗口粗,从齐一楼高蹿过二楼,平了三楼、又向四楼攀去。我的目光,也从俯视变成了仰望。

那天,我正在窗下读书。忽听见“咕咕一咕”

的鸣唱,循声望处,一只珍珠鸟正衔着一截枯枝,灵巧地放在樟树的枝丫间。它跳上另一根细枝,啼声清脆婉转。不多时,又一只珍珠鸟也衔枝而来。它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共同编织着一个家。

从那年起,每个春天,这窗前的鸟巢里总会传来新生的啼鸣,然后见证又一窝雏鸟振翅飞向天空。

直到那个夏天的台风天。风是越过重重山川扑来的,带着摧枯拉朽的蛮力。一夜疾风暴雨后,我慌忙起身看窗外——最

粗壮的那根枝干竟从锯口处断裂,鸟巢不知所踪。我心头一紧,像风火轮一样滚下楼,两只绒毛未丰的雏鸟奄奄一息地躺在泥水中。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回家,腾出一只敞口的花钵,垫些软纸,将它们安顿在阳台。能不能活,只能看它们的造化了。

那天我出门参加一场作品研讨会,心里总惦记着那两只小生命。发言时竟不自觉提到了鸟,满座愕然。散会后匆匆赶回家,推开阳台门——却见成鸟正轮流给雏鸟喂食。雏鸟小嘴张得大大

的,每一口都精准接住。它们活下来了。这个简陋的花钵,竟成了风雨后一家四口临时的归宿。

窗前的那棵樟树,三枝去其二,仅存的那枝,便承载了整棵树所有的未来。又过了些年,樟树高蹿至五楼,向着六楼野蛮奔去,成了院里最葱茏挺拔的一棵。珍珠鸟的家,也早已从花钵迁回更高、更安稳的枝头。可我从始至终没走那只花钵——它像一个小小的诺言,为这些偶尔来的朋友,保留一处避难的港湾。

去年岁末,一场连天大雪封住了整个世界。山野、道路、觅食的草丛,都被埋在厚厚的洁白之下。我抬头望那樟树,积雪压弯了枝头,鸟窝也堆满了雪。珍珠鸟呢?目光下落,竟见到那对熟悉的身影正停在阳台的花钵里,静静地望着漫天飞雪。老婆轻声提醒:“去舀点米来吧。”我用小碟盛了米,轻轻放在它们身旁。它们转头看了看我,没有惊飞,仍然相依着。漫长的冬天,这一碟大米,陪着它们熬过了天寒地冻。

自此,珍珠鸟夫妻便会带着它们的孩子,在阳台上的花钵稍作停留。有时嬉戏,有时梳羽,有时是并排站着,“咕咕一咕”地低语,像一首温热的歌。停留片刻,它们便会振翅而起,从我的窗前,飞向那片永远属于它们的蓝天。

园就这样诞生了。同时诞生“花园”的,还有几位一起在化妆间簪花的女子。她们把所有的自信与美丽都展现在了头上,似乎准备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她们的荣光。于是她们微笑着,在摄影大哥的指引下,出了门,开始了属于她们的那场大戏。

在蚬壳砖石砌成的墙面下,在紫竹沙沙声扬起的门楣青幔后,在檐角射下的阳光中,在妈祖庙香烟袅袅的广场上,在海边停泊的一排渔舟旁……她们在唯美的景色中摆出各种姿势,等着相机、手机“咔嚓咔嚓”。拍摄者们也不厌其烦地指导着簪花女子如何摆造型,一静一动,一颦一笑,甚至一个细微的眼神都会被他们敏锐地抓拍下来。他们在发现美、塑造美、服务美的过程中享受美,并期待创造出更大的美。女人们也无需疲倦地配合,对美的向往与追求亦是发自心出发的,用心用情,不负此地。

簪花

面裙,四裙门细致地对齐,前后裙门两两重合。看着她这一身“非遗混搭”与嫣然一笑,典雅中透着闽南特有的渔家浪漫,以至于我不由得用闽南语夸她“水当当(真漂亮)”。

穿好服装,一位化妆小姐姐立马跟上,为妻上粉画眉、梳发盘髻。簪花分鲜花与人造花,妻选择了相对贵一些的鲜花。小姐姐根据服饰的颜色、绣纹,在发箍上搭配适宜色系的花朵,有茉莉花、素馨花、含笑花、玉兰花,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它们娇柔娇妍地组合在一起,串成花环,以发髻为圆心圈戴在妻的脑后,大约两三圈,最后用骨髻金钗固定和装饰,一个“头顶上的花

园”就这样诞生了。同时诞生“花园”的,还有几位一起在化妆间簪花的女子。她们把所有的自信与美丽都展现在了头上,似乎准备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她们的荣光。于是她们微笑着,在摄影大哥的指引下,出了门,开始了属于她们的那场大戏。

在蚬壳砖石砌成的墙面下,在紫竹沙沙声扬起的门楣青幔后,在檐角射下的阳光中,在妈祖庙香烟袅袅的广场上,在海边停泊的一排渔舟旁……她们在唯美的景色中摆出各种姿势,等着相机、手机“咔嚓咔嚓”。拍摄者们也不厌其烦地指导着簪花女子如何摆造型,一静一动,一颦一笑,甚至一个细微的眼神都会被他们敏锐地抓拍下来。他们在发现美、塑造美、服务美的过程中享受美,并期待创造出更大的美。女人们也无需疲倦地配合,对美的向往与追求亦是发自心出发的,用心用情,不负此地。

簪花的女人们都“水当当”,花在移动,美也在移动。这是对美的一种奔赴,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相信,一种肯定。



的,每一口都精准接住。它们活下来了。这个简陋的花钵,竟成了风雨后一家四口临时的归宿。

窗前的那棵樟树,三枝去其二,仅存的那枝,便承载了整棵树所有的未来。又过了些年,樟树高蹿至五楼,向着六楼野蛮奔去,成了院里最葱茏挺拔的一棵。珍珠鸟的家,也早已从花钵迁回更高、更安稳的枝头。可我从始至终没走那只花钵——它像一个小小的诺言,为这些偶尔来的朋友,保留一处避难的港湾。

去年岁末,一场连天大雪封住了整个世界。山野、道路、觅食的草丛,都被埋在厚厚的洁白之下。我抬头望那樟树,积雪压弯了枝头,鸟窝也堆满了雪。珍珠鸟呢?目光下落,竟见到那对熟悉的身影正停在阳台的花钵里,静静地望着漫天飞雪。老婆轻声提醒:“去舀点米来吧。”我用小碟盛了米,轻轻放在它们身旁。它们转头看了看我,没有惊飞,仍然相依着。漫长的冬天,这一碟大米,陪着它们熬过了天寒地冻。

自此,珍珠鸟夫妻便会带着它们的孩子,在阳台上的花钵稍作停留。有时嬉戏,有时梳羽,有时是并排站着,“咕咕一咕”地低语,像一首温热的歌。停留片刻,它们便会振翅而起,从我的窗前,飞向那片永远属于它们的蓝天。

自此,珍珠鸟夫妻便会带着它们的孩子,在阳台上的花钵稍作停留。有时嬉戏,有时梳羽,有时是并排站着,“咕咕一咕”地低语,像一首温热的歌。停留片刻,它们便会振翅而起,从我的窗前,飞向那片永远属于它们的蓝天。

自此,珍珠鸟夫妻便会带着它们的孩子,在阳台上的花钵稍作停留。有时嬉戏,有时梳羽,有时是并排站着,“咕咕一咕”地低语,像一首温热的歌。停留片刻,它们便会振翅而起,从我的窗前,飞向那片永远属于它们的蓝天。